

■ 派拉蒙電影公司巨片・一九八二年三月捲土重來，造成轟動。

歷盡滄桑一美人

♥ 法國風格迷人愛情小說，讓你重拾古典而凄美的浪漫世界。

♥ 我處在朝不保夕的法國平民革命期間，爲了尋找他，對他專一，被迫與別的男人同床……

■ 曠世文學不朽名著 絕代美人哀艷動人故事

歷盡滄桑一美人

CAROLINE
CHERIE

瑪丁嘉露

一舉成名傑作

世界第一美人

媲美「亂世佳人」的悽慘感人文藝巨片

UN CAPRICE DE CAROLINE CHERIE

原著 ■ 聖・羅倫特 (SAINT LAURENT) 印行 ■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名著譯粹③

歷盡滄桑一美人

原著 □ 聖·羅倫特

譯者 □ 黃 夏

《法國風格迷人愛情故事》



歷盡滄桑一美人

CAROLINE CHERRY

SAINT LAURENT

♥重拾那古典的氣息與浪漫。

♥爲了愛的執著，爲了要去找他，
我(嘉羅蓮)被迫與別的男人同床

.....

〈本書電影七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全新拷貝捲土重來，非常轟動。欣賞過電影的讀者，值得一讀；未欣賞過的更不可錯過的一本暢銷不朽名著。〉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譯序

人的一生實在是很難預下的，尤其是達官顯貴的嬌妻美眷，其下場更是難以捉摸的，前日才是不可一世的傲嬌女子，隔夜即是棲宿馬槽任人姦暴的弱女，一生一世實在令人不敢眷顧憶往。

米爾頓曾說：「思想可以使天堂變成地獄，也可使地獄變成天堂。」書中人盡可夫的奇女子，就是憑著這一信念，敢愛敢恨，千里迢迢，翻山涉水進監牢，無非都是爲著追尋相思難了的偉男子，作者以其妙手生花的筆觸，寫出一個不平凡女子的遭遇，她的忍辱，她的愛慾，她的涉水縱騎，她的相思難耐，最後她雖沒有找到她的愛人，但她終於達到了她的目的——自由。

因爲唯有在自由的土地上，人們的愛情才能像呼吸吐納那般適意無羈，那樣的愛情才能芳香和繁衍不息的生長下去，沒有人會惡毒地摧殘她。

本書的作者聖·羅倫特，以細膩感性的手法描寫出法國暴民在大革命之中，整個社會遽烈的變遷，暴民失去了理性，善良無知的百姓被空泛的口號牽著鼻子，「我們要麵包！」原始的填飽慾望，竟然使一個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皇室家族所統領的法國，終於潰爛，那一叢叢流出的膿汁惡臭，使人看了都會掩鼻嘆息，千萬的良善百姓在滿腔的虛偽幻想之中，扔石子、抓貴族、打官署、殺暴徒，假革命之名，多少罪惡就一展而開，那種風聲鶴唳裏的苦難恐怖鎮壓下的黨派殺伐之後，代之而起的卻是羅伯斯比的暴民政治，而本書的女主角，在無數的顛沛流離的亡命生涯中，展開了扣人心弦的憂與

恨，人性的自私和不擇手段，以及那麼的堅信和勇決，使得她終於衝出黑暗，毅然決然地走進自由的國度。這是一本令人無法只看一遍的好書，希望聰明的讀者不要錯過它。

美女爲愛走天涯，千山萬水尋愛侶——「如果不是世局這樣的混亂，我也不會像今日這般虛偽、自私，變成這樣詭計多端的女人。我是爲了要去尋找他，對他專一，我才被迫與別人同床……。」一字一句，如泣如訴，宛如爽子的寡婦，就因爲一次的邂逅，使得她因洞房花燭夜無法達到想像中的高潮，她就決心出去尋找他，一位令她心神迷蕩、魂魄牽引的美男子，她浪跡天涯，曾削髮著男裝，也曾赤裸上身騎白馬找她那個撫愛深情的俏郎啊，終於她在一波波死亡的追逐中，看到了人性的虛偽，爲了私心的神父，小時叫她媽媽的奶媽，曾替她接生的醫生，在她家的男僕，都伺機去陷害她，她是毒蛇猛獸，男人看到她的細皮白肉，和千嬌百媚的嬌軀，眼裏都冒出了火來，女人呢？看了她火冒三丈，恨不得她碎屍萬段，「這個殺千刀，萬人斬的……。」

然而，在她利用她原始的本錢誘計那位新水手成功之時，我們仍看到他們之間是那麼的真誠，使得她差一點又不願搭船逃亡，然而由於他的誠意，使得她如願的去追求那心中的美夢——自由自在，不受枷鎖。

本書由派拉蒙電影公司拍成巨片，曾風靡無數癡男情女，連續在台放映數回，值得介紹給大家一讀。

歷盡滄桑一美人

CAROLINE CERJE

SAINT LAURENT

♥重拾那古典的氣息與浪漫。

♥爲了愛的執著，爲了要去找他，
找(嘉羅蓮)被迫與別的男人同床

.....

〈本書電影七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全新拷貝捲土重來，非常轟動。欣賞過電影的讀者，值得一讀；未欣賞過的更不可錯過的一本暢銷不朽名著。〉

一七八九年的初春，嘉羅蓮·比安從鄉下遷到巴黎正是青蔥年華，這一位含苞待放的少女，對於巴黎的繁華生活，有一種美麗的憧憬與一份特殊的情懷。

究竟她要在巴黎生活中得到些什麼呢？她的想像也很迷茫。因為她只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女孩，更不知道當時的巴黎已瀕臨革命大風暴的前夕。那年春日午後，任何人只要對她注視五分鐘，就可以正確的預測，這個女孩將來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在家中，她是一個行爲不羈的孩子，她對於家庭的貴族傳統缺乏適當的尊敬。

當你初見到她的時候，她是一個伶俐莊重的藍眼金髮女郎。那年，貴族地位剛被宣佈取消，一般高尚婦女都穿着寬大摺紋的裙子，不難給人一種端莊的印象。當她撩起裙子去追逐和她開玩笑的亨利哥哥時，不僅顯出她愛鬧的脾氣，而且裸露了一雙優美、結實、肉感的玉腿。雖然她的上衣很緊，但仍不能掩蓋住她豐滿成熟的胸部。

她的童年，大部分在圖梭故鄉度着村童般的戶外生活。但她皮膚的嫩滑，似如夏天的白雲；頭髮的柔細，有如朝陽的金光，雖在家庭教師反對之下，她仍要把它捲起；她的藍眼是母親的遺傳，不過侯爵夫人的藍眼是冷的，淡如秋水，但嘉羅蓮的熱情如火，有如丁香花的顏色，在它的深處蘊藏着火花，只待微風吹起，燃成火燄；她的下頷顯示着堅忍和決心，小鼻子有點隆起，她的嘴唇是豐滿引人

，同時顯出一種誠厚，但是常會做出一種任性嘔起的表情，這些就構成了這個少女的畫像。她不顧一切傳統的規矩，以及動亂中的社會，凡事還是隨心所欲。

嘉羅蓮到達巴黎後，很覺失望，這雖是第一次跑進大城市，但在她的想像中早就有一幅輝煌的圖案希望在那個城市裡實現。當她幼年時，僅僅知道皇帝是住在巴黎的，那個地點離布拉市不遠。年歲稍長，她把巴黎的想像與東方的神話相混，在她的想像中，巴黎是位於羅亞爾河畔肥沃的土地上，那裡有高大的皇宮、斜坡的花園、發光的珠寶。當她十四歲時，她已經看了許多巴黎建築的圖畫，又聽到家庭教師杜薇爾小姐告訴她關於巴黎的種種風情，這就構成了她對於巴黎比較現實的概念。她似乎在幻想中看到：皇宮裡的人所穿的華麗服裝，歌劇院之夜，和令人驚嘆的花園中夾道長列的樹木，凡爾賽宮的噴泉，以及巴黎的種種豪華生活。現在，她已坐着馬車隨同侯爵夫婦踏進巴黎，結果只是遷入聖杜明奎街一座三層樓的昏暗房子，使她非常失望。

當大家正在忙着拆開行李的時候，嘉羅蓮和她的哥哥亨利跑上跑下的去參觀他們的新居，房子裡充滿霉味，濕氣很重。在她的生活經驗和想像中，從沒有看到如此狹窄的樓梯，望不見天邊的小窗，黑黝黝的房間。這些房間有的是空着，有的是堆滿破舊的傢具。她想到這就是所謂他們的新居，以後幾年都要生活在這裡，祇能呼吸從潮濕的牆壁裡所發出來的霉味，吸不到一口新鮮空氣，使得她幾乎要哭起來了。

但是她不能在她的哥哥面前哭泣。亨利比她大一歲，一直是她的同伴，如果她要逃出這個使她不樂的地方，她是需要同伴的。亨利雖然驕傲的做着傳統的子爵，但常常還是很樂意的協助嘉羅蓮去反抗杜薇爾小姐嚴格管教的貴族規矩。在故鄉，她和亨利一同爬樹，搗毀鳥窠，赤了膊在羅亞爾河裡游泳，和鐵匠的兒子在一塊兒玩，和佃農的孩子們在一起打架。她的行為，常常使杜薇爾小姐、侯爵夫

人、和她的露易絲姐姐瞠目結舌，她已經習慣這種男孩子的脾氣，所以不能讓亨利看見她的軟弱。

「亨利，我很累了，」她突然說：「我要坐下休息一會兒，你下樓看看杜薇爾小姐在做什麼，若是有人上樓來，你吹三下口哨。」

嘉羅蓮孤獨地坐在三樓的窗口，凝視着巴黎的街道，腦子裡却在回憶故鄉精緻的山莊。她想到她陽光充足的居室、絨布的窗簾、光清涼爽的花磚。老女僕璉妮這時正在二層樓拆開行李，一陣氣味，從樓下傳來，引起她嗅到已經永久離開了的種種愉快味道；麥子在田野間成熟的氣味，夏天金銀花令人興念故鄉的甜味；臥室窗外長春藤的幽香，新翻的泥土蒸發出來的大地的氣息，農作物收割後的新鮮刺鼻味，羅亞爾河晚風中吹來的一陣陣的清新之感，……真是令人不能相信，她踏進巴黎才幾小時，就已經沉醉在過去的回憶裡，她往日所懷的美麗憧憬，似乎已經幻滅了。……

「好呀！嘉羅蓮，」她的姐姐露易絲忽然出現在她面前，雙手撐着腰，嘴唇微怒地翹着。嘉羅蓮一定是沒有聽見亨利吹的口哨。「晚飯的鈴已搖了好久，我們喊妳，到處找妳，而妳一個人坐在這兒，假裝聽不見！」

「我沒有假裝，我真的沒有聽見，我是在想。」

「不要想了，快去吃飯吧。」露易絲說。

她在巴黎的第一頓飯，就和過去在比安山莊的一千頓飯完全一樣。當她把坐椅從桌底下往後拉的時候，她的心理有一種可怕的思想；她不歡喜的不僅是巴黎，而且她自己的家庭——除了亨利以外。

「好吧，嘉羅蓮！」她的母親不悅的說：「我們都在等妳。」

嘉羅蓮迅速地 그녀의父親睜一眼。侯爵什麼話也沒有說——就如平常一樣的沉靜。

「好吧，嘉羅蓮！」杜薇爾小姐學着她母親的口吻莊矜地說：「不是告訴過妳了嗎？遵守時刻是

社交上的基本禮節。快喝妳的湯吧！」

嘉羅蓮故意慢慢地把餐巾攤開來，把喝湯的羹匙有意翹起，用倔强的眼光向桌上的每一個人看看。看見她母親很贊成地對杜薇爾小姐點點頭。她總是贊同這個憔悴的老處女的每一樁事情，因為杜薇爾小姐的有據可攷的家世較之比安侯爵的家世還要悠久，她的嚴肅的舉動，和出世的方式，原來是預備作嘉羅蓮學習的榜樣，但嘉羅蓮憎恨這個女人的一切。她也憎恨她的姐姐，因為露易絲喜歡學這個老處女的行動。可是，不管怎樣，露易絲已漸漸養成了高尚的貴族風度。

「不要做白日夢了，喝完妳的湯，嘉羅蓮！」她的母親訓誡着說。侯爵夫人坐在餐桌的一端，變成了家庭中事實上的家長。嘉羅蓮從她的母親得到她堅定的下領，至於她從什麼地方得到那種討人喜歡的風姿和富於吸引力的美麗，則是一個謎。侯爵夫人是一個地方貴族的女兒，一個容貌平庸的女人，她之嫁給比安侯爵，並非由於愛情的引力，而是爲了她的年齡已長。她不能寬恕丈夫放棄對家庭責任和權力。除了替他生了三個孩子，侯爵夫人還管理山莊農地、督促佃農、監督播種和收穫、出賣家畜和糧食。決定搬到巴黎也是出於她的主張。

嘉羅蓮的父親在還未結婚的時候，曾經到過巴黎，想在皇宮謀得一官半職。但是幾個月下來沒有絲毫消息，抱着失望和怨恨悄然回家。現在要他去重溫三十年前的失敗滋味，實在再沒有這種勇氣和興趣。但是他的意思被他的夫人否決了，他們的朋友芳戴基伯爵來信，說他可以替侯爵在皇宮裡找一份工作。比安夫人立刻接受，侯爵雖表反對，告訴她巴黎社會的不安已在日見增加，現在去謀事，實在不大適合，但是他的太太提出芳戴基信裡的話：三級會議（註一）已經解決兩世紀來皇帝陛下和人民之間的一切問題。於是比安太太出賣幾頭家畜和一顆鑽石作爲搬家的費用……

「妳在樓上做什麼，要這樣遲才下來吃飯，嘉羅蓮？」比安夫人問。